

的另一个学生姜佐景,把他用仲景方治愈的许多验案搜集起来,编成《经方实验录》三卷,共列二百余案,传诵一时云”。

黄汉栋说：“曹师一生提倡经方，不论是教导门人，或者是临证处方，一以仲景为法，因此少数敬仰他的人说他是经方的典型，而很多反对他的人都说他背时好古。”

秦伯未说：“其实，曹师明知同门赏用经方，而且也很愿意我们从经方去旁求时方，得到更丰富的知识。相对地，曹师也常用补中益气、六味地黄和逍遥丸，以及牛蒡、前胡一类仲景书中不见的药，根本没有抹杀时方。次公曾对我说：‘曹师善用麻黄、桂枝，深恶痛绝的是桑叶、菊花，所以经方和时方的争执，在曹师心目中就只有麻桂和桑菊的区分。曹师也认识辛温解表不适用于某些症状，所以他看到黄坤载用紫背浮萍，就把浮萍当作温病发汗的主药。’”“经方是一切方剂的基本，后世方剂大部分跟经方发展起来。”“曹师的极端主张研究经方而不坚持反对时方，便是这个道理。他充分地指出了研究中医应该从源寻流，不应当舍本逐末，给予后学一个明确的方向。”

应当看到,曹颖甫所处的时代,温病学术取代了伤寒学术,成为中医的主流。“古方不能治今病”、“江南夏日无伤寒”等观点盛行。在伤寒温病争论中,伤寒处在不利地位。在这种情况下,曹颖甫逆着潮流,“顽固不化”,“背时好古”,坚持研究伤寒理论,运用经方来临床,其目的是要证明经方为源,时方为流,为中医学学术正本清源。

曹颖甫极力推崇仲景,认为“仲景后的方书卑不足道”。他在《丁甘仁医案·序》中说:“自金元四家以而后,各执仲景一偏,以相抵牾,异说蜂起,统系亡失,叶薛以来几于奄忽不振。”在《论吴鞠通温病条辨》中说:“自轩岐内经以来,各家著述,发明医理者,代不乏人。虽温凉各有所偏,如李东垣主脾胃多用温燥,朱丹溪谓阳常有余则多用滋降。要皆以己所独见,补前人之缺失。夫岂不足导后之学者哉。”“今鞠通之书,重要方治大率原本伤寒金匱,而